

浮世绘影

■ 王子君

大魏要我为我在3D的大阳台上设个螃蟹宴。螃蟹是从海里捞上来的，15元一斤，只是他们要自己跑到秀英码头去取。天将黑的时候，大魏开着车顺道来酒店接我去3D。

3D，这个在海口名气已越来越响的文化沙龙，每天都是高朋满座，你可以自由地来，自由地谈论，自由地离开，不发生任何费用，也没有任何客套，喜欢这里的朋友会在下一次带新朋友来，不喜欢也可以约在别处见大魏。大魏仿佛已习惯并非常享受这样的日子，你如果找他，到3D来。

在很多人眼里，大魏颇具神秘色彩。他早早地上岛，舍弃了光环笼罩、前途无量的官职，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普通一员；但没过多久，他就成了当时香港一家报纸驻琼记者站站长，就在海南新闻事业风生水起之际，他却来了个华丽转身，下海经商办起了企业；当大家以为他要将企业做大做强叱咤商界风云时，他又悄然退到幕后，以3D为据点，研究起文化来了……

很快就到了3D。对了，3D，就是3楼D座。

我一眼看到了摆放在3D显要位置的老舍先生画像！

刹那间，我感到亲切，震撼！因为这幅画像，3D与以往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气质，云淡风轻之中，有一种天高地厚的神韵！

大魏是老舍的崇拜者，对老舍的

了解与热爱可能要让很多老舍研究者自愧不如。年初的时候，大魏请人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画了一幅老舍的画像，希望通过我请舒乙先生为画像题字，在随画像邮到北京的快件中，大魏还附了一封给舒乙的信件。我提着一篮经过精心挑选的鲜花前去拜访老舍之子，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。在舒乙的家里，我恭敬地呈上了画像与信件。舒乙读完信，眼眶湿润，哑默良久，然后缓缓走进书房，在老舍先生的画像上，深情地写下了一行字：“老舍先生和你在一起”。或许，写这句话的时候，舒乙也在告慰他的父亲，作为人民艺术家，他的读者永远记得他，永远热爱他。有了舒乙题词的老舍画像重返海口的时候，有海南媒体还从文化事件的角度报道了这件事情。

如今，这幅老舍画像已成为在3D的文化“地标”，接受着越来越多的人的注目。

螃蟹端上大餐桌的时候，我就闻到了鲜香。所谓螃蟹宴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将螃蟹洗净了一锅清蒸至熟而已，吃的时候无需蘸任何佐料。而且，除了螃蟹，也不会有第二道菜。

我每次回海口，大魏都要邀几位海南名流在3D畅聚，这次，大魏邀请了古建筑专家关先生、文物专家沈先生和著名画家刘老师等人，希望我们有一次关于古建筑与收藏文化的沙龙主题研讨。海风轻拂，灯光红黄，螃蟹味道鲜美，空气清新宜人，主题研讨暂且搁下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抓起

了螃蟹。天哪，真是诱人！

待到16斤螃蟹被彻底消灭，我忽然悟得，大魏选择退隐商界是多么智慧。坐在露天清风中吃着螃蟹，远比较绞脑汁的权谋商战要惬意！心自由了，天地就更广阔！

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。但是，我们从来不曾认真地从生命意义的角度主动选择过，不曾意识到我们也许已经放弃了自由选择的权利。这是生命的遗憾，这种遗憾可能很难自行觉醒。我越想越感到此刻轻松自在无拘无束的氛围是多么的可贵，便提议今晚不谈古建筑与收藏文化，我们谈一谈3D客厅的老舍先生画像，领略大魏对老舍先生的情感。

众人热烈响应。

大魏颇为兴奋地给大家讲述了画像的来历。谈到那封信，他居然信口就复述了出来。那是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件，并没有什么煽情的语言，而是字里行间中不自觉地流淌出的对老舍的热爱与追忆。信质朴深情，信息量丰富，我不得记录下了主要内容：

我从青年时候就热爱老舍先生，直到现在人届中年，每当想起或念叨起老舍先生的时候，心里还是觉得很温暖。我爱老舍，一是爱他的文学，二是爱他的脾气为人。他的为人和他的文学与我的心性特别贴近，所以虽然不能见到老舍先生，但总觉得他亲切而真切地活在我的心里。我多年在海南从事经营工作，离文学很远了，但唯有老舍先生作品里的语言常

挂在嘴边。与朋友聊天时，常讲起老舍先生作品中人物的对白，引得一片片欢快的笑声。我也爱给大家讲老舍先生把大褂当了请朋友吃饭的故事，引得大家又惊讶又肃然起敬。前几年在一次拍卖会上看到老舍先生的书法作品《还我河山》，心里像见到熟悉的前辈一样高兴。电影《周恩来》中，总理带秘书来到湖边，神色黯然，说：“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啊！”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。1984年去团中央开会，我想找找老舍先生的那个小院，没找到。前两年终于在同学的带领下走进了那个四合院，一眼一眼看着老舍先生的环境，耳边似响起他的笑声。终于有一次在录音里听到了老舍先生做报告的声音，京腔京韵，真是亲切。去年海南成立了实验话剧团，我想，要是把《茶馆》排出来就太棒了！《茶馆》在法国演出，谢幕三十多次，可以想见老舍先生的巨大魅力。我现在已不敢轻易打开老舍先生的书，打开了就难合上……

上一次回海口时，大魏谈及他的一个夙愿，希望在3D挂一幅老舍先生的像，并且希望请舒乙先生在上面写一行文字，那样他会觉得老舍先生真的就如同在他们身边了。我很惊讶，对一切事物都显出超然淡然的大魏怎么会如此钟情老舍？我随口问往来3D的年轻人，你们知道老舍吗？也许是受大魏日常的熏陶，他们竟都脱口说出老舍的作品！我很欣喜，老舍先生真的活在一代代人的

心中了。于是，我郑重地答应帮忙完成他对老舍的怀念之愿。

之后，大魏在网上找出了一幅他最喜欢的老舍照片，差人拿去照相馆复制。由于网上的照片放大后清晰度不高，所以又请了一位青年画家仿照照片画了一幅画像。他在电话里告诉我，大家都很喜欢这幅画像，说：老舍先生好酷！

我深深地被感动了。我也不食言，于是有了这幅挂在3D最显要位置的老舍先生画像。

重忆起这件事，大魏在我眼里不再神秘，而是突然明亮起来。在老舍的那个时代，老舍不能选择他的生活，但他选择了自己生命的去向。如今，大魏可以从容地把握自己的生命形式，与他心目中的老舍先生神聚。他不仅是一个隐居的研道者，也是老舍艺术的传播者。

文学艺术只有扎根于人民，才有永恒的生命力。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，刻画中下层市民的命运。他记录人民语言，以平白朴素又精炼成金的文字反映时代和生活，成就了他作为语言大师的境界，成就了他“人民艺术家”的不朽地位。3D因为入驻了老舍先生的魂灵，不再只是一个单纯松散的文化沙龙符号，而成了一片艺术交流的殿堂。在喧嚣的尘世里，殿堂更显神圣。

而今晚，螃蟹宴成了这个殿堂里的一道贡品，因为，老舍先生和我们在一起。

海外飞鸿

侄子侄女

■ 郑素净（多伦多）

那一年，二哥的大女儿和大哥的大儿子都考上了大学。

二哥二嫂在海南儋州的老家务农。二哥已不幸因病去世，三嫂也在家务农，既当娘又当爹的，生活不大容易。当时我们一家已经移民多伦多并经营着一家小餐馆，收入自然会比兄弟们好一些，于是我们就主动承担起了侄子侄女们的大学学费。

侄子读的是四年制的理工科，侄女读的是五年制医科，每人每年的学费大概是两千加币。虽然四千加币对我们来不至于要勒紧裤腰带去省吃俭用，但是餐馆的经营时间长，一年到头只有一两天的休息日，体力和精力消耗巨大，怎么说赚的都是辛苦钱。先生在餐馆里忙日忙夜，家里的事就由我来操持了。

记得一到每年的六七月份，我就开始准备积攒侄子侄女们的学费，到了八月底，想着他们该回学校了，于是就计算着国内的作息时间，分别给姐弟俩挂长途电话。有时候运气好，很顺利地就可以通上话；有时候不巧碰到他们外出，我唯有再找机会，但是又不敢拖延得太久而耽误了他们的报名时间。等到询问清楚他们所需的具体金额后，我再把人民币折算成加币，临了又担心不够，后又加上一点小余额，最后才到附近的邮局去排队邮寄。

有一次由于排队等候的人太多，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后终于轮到我了，不巧电脑系统又发生了故障，工作人员也不确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修理工好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就想自认倒霉，唯有明天再来就是了。后来又犹豫了一下，心想不是已经和孩子说好了吗，再拖一天恐怕又会让他们因为没能及时收到学费而担心受怕了。于是自己也顾不上当时外边还下着大雪，钻进车里就往另外一间离家较远的邮局开去。天寒路滑，加上我还要赶去餐馆帮忙，一着急，没能控制好车速，轮胎打滑，车子就像是喝醉酒一样左拐右拐后轰一声撞上了路牙。所幸的是当时后面没有车辆跟着，等到自己回过神后才发现自己已经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折腾了好一会儿，最后才小心翼翼地车子开到了目的地。

等到把钱寄出了又过了两三天，寻思着对方应该收到了，于是又急着分别给他们挂电话确认情况。就这样地来来回回，最后等到

一切都安排妥当后，我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像是完成了一年中的一件大事一样对自己说，这就好，可以放心了。

一晃，四五年的光景就这样在我们的寄钱和回话中过去了。姐弟俩还算争气，都顺利地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并融入了社会。

侄女回到了儋州的一间大医院，当了一名医生，不但收入有了保障，连家里人的健康和保健都有了依靠，全家人都觉得是一件莫大荣光的事。毕业后，细心的侄女一直都惦记着远在他乡的叔婶，逢年过节都会通过电子邮件来和我们联系，给我们“唠叨”着她自己步入社会的烦恼还有家里的烦情琐事，比如说谁要结婚了，谁要盖房了，谁又生了病来找我后门啦等等。每当看到侄女这样的聊家常的话，就好像是看到自己的亲闺女在和我们一起撒娇一样，心里又宽又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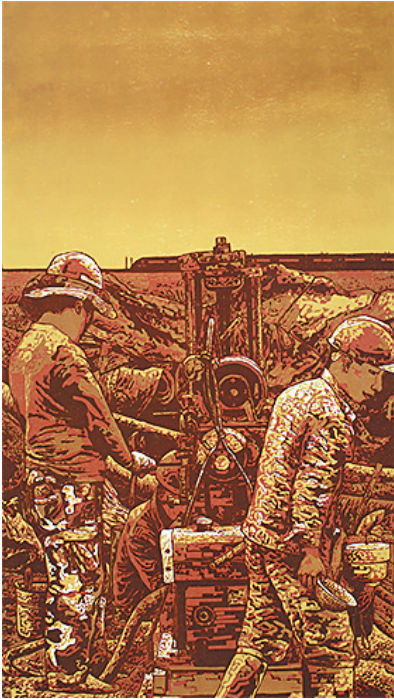
而侄子呢，到现在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，毕业后竟然杳无音讯，他的近况我们也只能通过侄女来了解一二。后来，先生有些不痛快了，觉得自己供他上学，到头来却连半句言语和问候都没有。我唯有劝他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，我们已经尽力完成了我们作为长辈的责任和义务，问心无愧了。孩子长大了，联不联系就由他自己来决定吧。

前年，等到儿子麦克也考上了大学，侄女主动提出要分担麦克的一部分学费。在我们的再三婉拒之后，侄女联系上了侄子，两人共同分担了一些费用，从国内寄过来给麦克买了一部新款的手提电脑当奖励。我还记得那是一部麦克自己挑选的苹果最新产品，说是大学四年都够用的了，心里美滋滋的。所以直到现在他，还记得这份特殊的，由他那两位远在海南老家未曾谋面的堂兄堂姐送的大礼物。

今天把这些心得形成了文字，也不知道侄子侄女们是否能看得到。其实写出来并不是想邀功，也并不是想让他们一辈子背着这个亲情的包袱，而只是想把我们当时的那份真诚的挂念和操心如实地记下，并想给自己和家乡的亲人带出一份感悟：有些时候亲情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，当家里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总是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没力的也可以用语言来宽慰对方，亲情需要一代代人用心相传，有了亲情才能有家的温暖和乡愁的意情。



《春风》(中国画) 陶荣忠 作



《建设者》(版画) 周才生 作

冷暖人间

岁月在前我在后

■ 骆晓云

一
有一年，我接了高二的一个班，当班主任。头一天，我组织学生调换座位。孩子们纷纷找着自己心仪的同桌，叽叽喳喳，闹腾着。有一个叫李猛的学生，却安静地站在那里，不着急。

我问，你找到自己的同桌了吗？他说，我的同桌不用找。我不解。

他笑笑说，老师，有一个同学，无论我坐在哪里，他都会成为我的同桌。

后来，有个学生成了他的同桌。再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调皮捣蛋的学生，品行恶劣，没有一个学生愿意和他同桌。

然而，整个高中阶段，与他同桌的，一直是李猛。这届学生毕业后好几年，同学们每每说起这件事，都啧啧称赞，说李猛的心胸太宽广了，宽广的，可以盛得下整个世界。

这些年，我一直不敢说自己能容人。我的学生李猛，是我心灵的老师，他成了我仰望一生的标尺。

二

上大学的时候，一次我们出去玩，回来后，满头大汗。进了教室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打开电扇，“呼呼”地吹起来。我们有说有笑，尽情享受着这凉意。

没多久，辅导员进来了，他扫视

了一圈，就把电扇关掉了。然后，脸一黑，问谁开了电扇。我们一边举手，一边纳闷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辅导员厉声说：自己热的时候，一定要问问别人冷不冷！说完，他的目光落在电扇底下的几个女生身上。我们才看见，几个女生正用单衫围在腰间，捂着肚子，冷作一团。

自己热的时候，一定要问问别人冷不冷。每年春初，或者夏末，电扇将开或者将关的日子，我也这样问着自己的学生。

三

大学毕业那一年，进了一家私营企业。

有一次，随老板进京，到北京的分公司出差。分公司在三环东北角的一处写字楼里，上电梯的时候，进进出出的，都是西装革履的年轻白领。老板指着这些背影和我说，这里边，有许多人都经营着自己的公司，身家上百万，你该向他们学习。

一句话，说得我热血沸腾。

那段日子，我拿出平生的所有，能力，以及智慧。尽管有限，但还是挤牙膏一样，努力挤挤出人生的全部，完美地去完成每一个任务。因为诱惑人的目标，就在前头。

十多年后，我蛰伏在一个小县城，没有成为白领，也没有成为老板。当人生没有更大的目标追求之后，我发现，我没有挤出牙膏来，而且，连那个牙膏袋也丢了。

抬眼低眉

从前慢

■ 祝宝玉

从前的天色变得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这是木心先生的诗句。当我们把生活的剪影于记忆的回放器中再现时，节奏缓慢，慢得我们能跟上画面的帧速，与过去的我们谈话。

从前的日子是慢的，异地相恋的情侣不得不把相思拉长，写封信吧，在落笔之前要酝酿很长时间的情愫，还要选择一个合宜的时刻，慢慢地将积蓄心潮的情感汩汩流出。夜深了，红烛在案，很静。信箋铺在桌上，钢笔吸饱了墨水，脑海里想着爱人，爱人便似乎立在眼前。笔端与纸笺摩擦，簌簌的声音极像落叶于空中划过，那对爱人说的话一横一竖落在纸上，满含真情。终于画上了句号，但对爱人想说的话却没有说完，就这样吧，待我们相聚时，再话衷肠。落款“你的小樱桃”，他总是这么称呼她。信封上写上爱人所在的地址，认真地写，一点儿也不敢马虎，即使遇到再急躁的邮差也会被这娟秀的字体所感动的，而尽心尽职地把这封信安全送达。信封没有封口，放在枕边，才睡下。

在邮筒前准备把信寄出时，又不放心把信抽出，躲在角落审读一遍，才放心地封上口，投进邮筒。迟迟不愿走开，无奈邮差要到下午才来收信，只好收拾起那颗忐忑的心，往家走去。

邮路漫长，而邮车的速度却那么缓慢。她计算着，计算着这封信抵达了哪座城。一天过去了，三天过去了，一个礼拜过去了，十天过去了，在第十一天的时候这封信应该被爱人收到了。一天过去了，三天过去了，一个礼拜过去了，十天过去了，在第十一天的早晨她就开始等待，等待邮差的身影，或者午后，或者黄昏，她期盼的那封回信从邮差的手里送到自己的手上。那信还带着温度，她能感受得到。心跳得像只兔子，她跑回闺房，小心地将信封启开，慢慢地展开，爱人的话语一句句涌出。那夜她幸福地无眠。

日子很慢，慢得一辈子只能爱一个人，即使是爱一个人，仍然还爱不够，再不容许爱第二个人了。爱在温吞慢语的嘘寒问暖里停留，爱在天长地久的等候里酝酿，爱在慢条斯理的举案齐眉间流过，爱在一辈子的对视里永生。一辈子，就这样慢慢地爱一个人，生活就被延伸地很长，很长。

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精美有样子，你锁了，人家就懂了。



诗路花语

昌江二题

■ 周济夫

霸王岭观猿棧道小憩

雾珠滴落透层阴，
静寂如闻太古音。
忽听檐禽声磔磔，
涟漪荡漾向遥深。

海尾镇湿地公园观鸟

水绕林环多渚洲，
紫衣白羽此悠游。
翩翩掠起同仙子，
拍客纷然抢镜头。

秋分

■ 陈海金

一弯浅水
瘦了眺望的目光
河畔的芦苇
一夜之间
就白发苍苍
一行征雁
是一支离岸的羽翼
透过岁月的烟云
寻觅蓝天之上的蓝
对于菊花
金黄是金黄的令牌
关于星斗
闪烁是闪烁的暗号
桂香一次又一次
在谁的楚河里游走
月色一遍又一遍
在谁的汉界里汹涌
一片树叶悄然滑落
把秋色划破
埋伏草丛的蟋蟀
马上吹响刺耳的口哨
闻风出动的萤火虫
掠过原野
任一支支小小的火把
点亮夜的骚动

爱之诗

■ 孟夏

白昼和黑夜彼此消磨
阳光短短。夜有点长
办公桌一角静默的绿色植物
浑然不觉寒意一点点加深

以一个节气之名，可以饮热气腾腾的茶
可以温一壶酒，借着跳动的火苗，说出一个心跳的名字；可以借助微微颤动的唇只说出一个字

季节呢喃

■ 马骏斐

蟋蟀在日子的深处呢喃
那棵栎树挂满了暖暖的蜜意
夕阳将山坡撒满金屑
掩藏一行羞怯的履迹

秋天的心事是多么的碎小
微风一遍又一遍地数着指间的草籽
在那爱意萌动的山岗
数出满天璀璨的星光

坡下荷塘的芳香被暮色收藏
从采菱曲中穿越而来的是柔情的守望
乘夜色为你凝聚最后的忧伤
等黎明只让你看见草尖上的泪光

今夜沒有一场雨淋湿那满坡的荻花
也不会在一场霜寒中凋败枫树的殷红
今夜我坐在月下背靠那棵栎树
为你唱出心中柔軟的秋歌

服务读者需求
改善读者体验
欢迎扫描
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

